

(美)马里奥·普佐著

# 西西里人

《教父》续集



# THE SICILIAN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西西里人

《教父》续集

# 西 西 里 人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内蒙古) 新登字005号

## 西西里人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拉尔市人民路18号)

新华书店经销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毫米 1 / 32 11.25印张 300千字

1994年10月第一版 199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80506-028-2 / I · 13 定价: 10.80元

## 前 言

《西西里人》是美国通俗小说《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写的又一部巨著。作品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美国出版，未经正式发行，已被预订一空，第一版的销售量达四十万册。发行仅三个星期，就在《纽约时报》的十五部畅销小说的书单上跃居首位。

马里奥·普佐自一九六九年发表《教父》后，声名大振，一跃而为文学界的名流，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作家。普佐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他经过十五年的精心准备，完成了《西西里人》。为了写作这一部巨著，作者亲赴西西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作品中，他为我们展现了四十年代中期西西里生活的真实画面。他精心刻画了劫富济贫的侠盗奎利亚诺的形象。这和《教父》中嗜血成性的黑手党党徒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但作者写来得心应手，无生造之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西里人》和《教父》是有联系的。作品一开头，作者就把逃亡在西西里的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科利奥尼重新介绍给读者：迈克尔在准备返回美国去接替他父亲在科利奥尼家族中的地位时，突然接到了他父亲的指令，要他说服并帮助奎利亚诺逃到美国去。值得称道的是，马里奥·普佐没有把《西西里人》写成了《教父》的续篇。在作品中，作者迈克尔降到了配角的地位，着力描写了奎利亚诺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成长过程。

## 内 容 提 要

《西西里人》中的主人公奎利亚诺的原型便是四十年代声震西西里的罗宾汉式人物萨尔瓦多·吉乌里亚诺。有关吉乌里亚诺的传说，在西西里可说是俯拾即是。一九四八年，美国的《生活》杂志曾刊登过他的大照片，并作了介绍。当时，吉乌里亚诺年仅二十五岁，控制西西里已达四年了。抢劫、绑票、劫持车辆、炸毁等等，他样样都干，但他在进行上述活动时，却很少行凶杀人。自从吉乌里亚诺劫狱成功，救出他的同伙以后，意大利当局就悬赏三百万里拉捉拿他，但他却依然故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私下得到当地一些权贵的支持，但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西西里老百姓的热爱和保护。由于他平时总是把大半劫来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所以，老百姓都把他当作是一个生不逢辰的“圣人”。

《西西里人》以非常生动的情节、富有哲理的语言，精心刻画民劫富济贫的侠盗奎利亚诺的形象，揭露了黑手党和资产阶级政客勾结犯罪的丑恶行径。它不仅能提高读者对资本主义世界黑暗本质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读者的社会见识。

## 第一部 迈克尔·科利奥尼

(1950年)

### 第一章

迈克尔·科利奥尼站在巴勒莫长长的木制码头上，目送着开往美国的远洋客轮。他原先已经上了船，突然接到了他父亲发来的新指示，他只得下船。

在大客轮的白色尾波中，有一只小渔船，如同一只小鸭子尾随着老母鸭一般，跟着前进。迈克尔向小渔船上的人挥手告别，是他们把他送到了这里，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还保护了他的生命安全。渔船上的人也向他挥手致意。

码头上，衣衫褴褛的搬运工正干得热火朝天，忙着把货轮上的货物卸下来装上卡车。这些搬运工瘦小结实，看上去不大象意大利人，倒象阿拉伯人，他们头上的帽子戴得很低，几乎把整个脸都遮住了。就在这批搬运工中。“哥老会”大头目唐·克劳切·马洛派来保护迈克尔的保镖也在其中。“哥老

会”是西西里人的叫法，“报纸及外界人士则称之为“黑手党”。西西里人平民百姓不仅从来不用“黑手党”这个词，对唐·克劳切·马洛也不称“大头目”，而是称他为“圣灵”。

在西西里逃亡的两年中，迈克尔听到过许许多多有关唐·克劳切的传说，有些传说把他吹得神乎其神，迈克尔简直无法相信在大千世界中竟会有这么一个奇人。可是，父亲的指示中明明白白地写道：命令他当天同唐·克劳切共进午餐，同时，还要他和唐·克劳切商定帮助意大利头号大盗萨尔瓦多·奎利亚诺出逃美国的办法。指示还规定迈克尔·科利奥尼必须和奎利亚诺一起离开西西里。

迈克尔点起了一支烟，抬起头将这座城市扫视了一下：巴勒莫座落在一个盆地的底部。这个盆地是由一座死火山形成的，三面是山，只有一边面湛蓝湛蓝的地中海。

在码头的尽头，离迈克尔不到五十码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停着一辆深色的大轿车，车旁站着三个人。迈克尔抬脚朝他们走去，渐渐地，看清了他们的五官。他向前走去，那三个人突然分开，似乎要包围他似的。

这三个人对迈克尔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乔居美国的教父——伟大的唐·科利奥尼的小儿子，他在处决一名科利奥尼帝国的仇敌时，杀死了纽约一名高级警官，因此，逃亡到西西里来避难。现在，事情终于“解决”了，他即将返回美国，重新去当科利奥尼帝国的王子了。他们仔细地打量着迈克尔，只见他步履轻快、动作敏捷、脸色精明，尤其是那凹陷的脸颊显示了他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物。显而易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迈克尔走下码头，第一个走上前来和他打招呼的是一名教士，肥胖的身子上裹着一件黑长袍，头上盖着一顶球拍似的满是油腻的帽子，雪白的领圈上点缀着西西里特有的红土，



肩膀上架着滴溜滚圆的脑袋。这是本亚明诺·马洛神父，伟大的唐·克劳切的胞弟。他的神情羞涩、行为拘谨，可是，对他那位“光宗耀祖”的哥哥却是赤胆忠心。他与恶人为伍，居然心安理得。更为天理不容的是他竟然把人们向他忏悔时所吐露的秘密告诉给唐·克劳切。

本亚明诺神父强作笑脸，胆颤心惊地同迈克尔握手，可当他看到迈克尔那未被打伤的半边脸上所泛现的笑容时，他大大地松了口气。尤其出乎他意料的是迈构尔对他彬彬有礼，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一个大名鼎鼎的杀人凶手不应该是这样的。

第二个和迈克尔握手的是弗雷德利科·韦拉尔迪警长，他是西西里保安警察的最高长官。他长得瘦骨嶙峋，铁板的面孔上那双碧蓝的眼睛证明了他诺曼底征服者的后裔，那两道锐利的目光犹如射出去的两颗子弹。对于一个曾经杀死过高级警官的美国人，韦拉尔迪警长是绝对不会产生好感的，他和迈克尔的握手恰似两剑交锋。

第三个人身材魁梧，站在那两个人旁边，他简直象个巨人。他紧紧地握着迈克尔的手，还把他拉到自己跟前拥抱他，热情地说：“迈克尔兄弟，欢迎你来巴勒莫。”他后退一步，用赞赏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迈克尔，“我叫斯特凡·安多利尼，你爸爸和我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在美国看到过你，那时你还小着呢。你还记得我吗？”

迈克尔确实记得他，因为斯特凡·安多利尼长着一头红发，这在西西里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头红发也给他带来了苦恼，因为西西里人坚信犹太也是长着一头红发的。他那张脸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长着一张大歪嘴，两片厚嘴唇红得血淋淋的，就象两片刚割下来的肉；嘴巴上面是长满鼻毛的鼻子；深陷的眼眶里嵌着一对铜铃般的眼睛。虽然他面带

笑容，可这张脸仍不免会叫你晚上做恶梦。

迈克尔对神父和唐·克劳切的关系，一会儿就清楚了，可他不明白韦拉尔迪警长来干什么。众所周知，韦拉尔迪警长是追踪萨尔瓦多·奎利亚诺最卖力的几个人之一。而斯特凡·安多利尼显然与警长是对立的，他们两人表面看来都以礼相待，然而暗中却隐藏着杀机，他们随时都会拔剑相向，斗个你死我活的。

司机给他们打开了车门。本亚明诺神父和斯特凡·安多利尼恭敬地拍着迈克尔的肩膀，引他坐到汽车的后座上。神父以基督教徒特有的谦卑态度坚持要让迈克尔靠窗坐，这样，迈克尔就可以欣赏巴勒莫秀丽的景色了。神父自己则宁愿挤坐在迈克尔和安多利尼的中间。警长跳进车子，端坐在司机身旁。迈克尔注意到，韦拉尔迪警长的手始终握着车门把手，这样，他随时可以旋开车门。迈克尔不由得想到，神父之所以急煎煎地要坐在中间，看来是为了避免被人当作射击目标。

汽车象一条大黑龙似的在巴勒莫的大街小巷中穿行，不一会，来到了一条林荫大道。大道的两边，矗立着被漆成蓝色、白色、黄色的摩尔式住宅和有着希腊式巨大圆柱的公共建筑物以及西班牙式的教堂。所有的房子都有阳台，阳台上饰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若是没有那一队队宪兵即意大利国民警察）的话，整个街道倒是很令人赏心悦目的。

在西西里流亡期间，迈克尔听到过不少关于萨尔瓦多·奎利亚诺的故事。奎利亚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人们几乎到处在谈论他。迈克尔的新娘阿波罗尼亚曾向他坦白说，她每天晚上都要为奎利亚诺祈祷，愿他平安无事。事实上，在西西里几乎所有的少妇和孩子都在为奎利亚诺祈祷，他们对他极其崇拜，孩子们都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个象他那样的人。奎利亚诺才二十多岁，可以说乳臭未干，可人们都称

他为大将军，那是因为他曾经击溃过向他发动进攻的警察。奎利亚诺长得相貌堂堂；生性慷慨好施，他常常把劫获的物品的大部分都分给穷人；他品行端方，纪律严明，他绝不允许他的手下人污辱妇女，不许他们对教士无礼。每当他处决奸细和叛徒时，他总要留点时间给他做祷告，使他们的灵魂得以净化，从而能够和另一个世界里人统治者和睦相处。对这一切，迈克都知道得纤细无遗。

汽车在一座玫瑰色的住宅前停了下来。住宅的进门处有一个大华盖，上面用极宽的绿色条纹装饰着住宅的名称：翁贝托公馆。大门口站着两个身穿制服的门卫，制服上的镀金钮扣在闪闪发光。迈克尔见到这些很不以为然，他那双老成练达的眼睛早已把公馆对面那条大街上的一切都摄入了脑海中。他发现，至少有十多个保镖成双作对地在街上走动。当迈克尔走下汽车的时候，两个抽着细雪茄的保镖挡住了他的道，他们仔仔细细地把他端详了一番，好象要给他准备个坟墓似的。可他们对韦拉尔迪警长和其他的人却没看一眼。

迈克尔他们一走进公馆，保镖们便排成一字形封住了门口。他们走进门廊，那里又闪出四个保镖，护卫着他们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两扇高大的橡木门，门旁一只高高的椅子活象一个国王的宝座，坐在上面的人见他们过来，便站起身，用一把青铜钥匙打来了门。就在他开门的同时，他朝本亚明诺神父深深地鞠了一躬，还心怀叵测地笑了笑。

橡木大门里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套间：落地窗洞开着，通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五彩缤纷、景致幽雅的花园，清风起处，送来阵阵柠檬的芳香。他们一走进套间，迈克尔就发现套间里面也伫立着两个保镖。迈克尔弄不懂为什么唐·克劳切的府上如此壁垒森严。据说，唐·克劳切是奎利亚诺的朋

友，他和在罗马当权的司法部长又是莫逆之交，所以，虽然巴勒莫城里充斥着“卡宾枪手”，但他们是绝不会去碰他的。那么，究竟是谁使得他胆战心惊呢？谁又是他的冤家对头呢？

套间里的布置极其豪华，这里的家具简直让人怀疑是不是从博物馆里偷来的。这时，唐·克劳切正从园子里走来和他们见面。唐·克劳切的身材几乎是个正方体，他的衣着象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他穿着一条宽大不合身的裤子，裤子用一根宽宽的米色带子系着；上身穿的那件没烫过的衬衫又长又大，他既没有戴领带也没穿外套，赤着脚站在大理石地板上。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在西西里西部，他的权势甚至超过罗马政府。他又是西西里的首富，他比那些拥有西西里大庄园的公爵、男爵还要富有。然而，谁能想到，象他这样的人，竟然还要在巴勒莫的小摊贩身上去刮油水，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手下有一千多人冤鬼。

他伸出双臂轻快地拥抱了迈克尔，他说：“你爸爸和我是童年时代的好朋友。看到他有这么个好儿子，可真叫我高兴。”接着，他便询问起迈克尔来，问他旅途是否愉快，想吃点什么。迈克尔笑着回答，他想吃一片面包，再喝一点酒。唐·克劳切立刻带迈克尔走进了院子。和所有的西西里人一样，他只要一有机会就喜欢在户外用餐。

吃过午饭，唐·克劳切呷着咖啡开始谈正经事了。

他对迈克尔说道：“这么说，你是来帮助我的朋友奎利亚诺去投奔美国的？”

“这正是我得到的指示，”迈克尔说，“我必须保证他平安无事地到达美国。”

唐·克劳切点了点头，他那张肥胖的赤褐色脸上带着昏昏欲睡的表情。他的身躯和脸部是如此肥胖，而他的嗓音却是高亢、洪亮，实在出人意料：“你父亲和我会把一切都安排

好的，我将把奎利亚诺交到你手中……可是，生活上的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天有不测风云啊！”他举起一只手示意迈克尔不要打断他的话，“实话告诉你吧，有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奎利亚诺现在对谁都不相信，连我，他也不信任。你知道，从他落草为寇的第一天起，我就向他伸出了援助的手。正是由于我的帮助，他才成了西西里最了不起的人物。可他现在已经时败运衰了，那么多的士兵和警察在山里搜捕他。虽然我仍一如既往地帮助他，可他还是不肯来投靠我。”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迈克尔说，“我接到的命令是，我在这里至多再等七天，七天后，我就得回美国。”说这话时，迈克尔心里也在嘀咕：他父亲为什么一定要他帮助奎利亚诺出逃美国呢？迈克尔自己逃亡在外这么多年了，他多想早日回家呀，他挂念着他父亲的健康状况，他当初逃离美国时，他父亲正身负重伤躺在医院里，迈克尔走后，他的大哥杉尼又给人谋害了；科利奥尼家族卷入了同纽约五大家族为敌的生死之战，这场争斗从美国一直延伸到西西里，以至于害了迈克尔新娘的性命。尽管父亲派来的信使确定无疑地告诉他，不仅他父亲的枪伤已经痊愈，而且还平息了同五大家族的争斗。此外，他父亲还设法撤消了对迈克尔的指控。可是，迈克尔心里明白他父亲正等着他回去当他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家里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等着看见他。紧接着，迈克尔的脑际闪过了凯的形象——她还会想着他吗？想到这里，他实在不明白，他父亲为什么不让他立刻回去呢？看来，奎利亚诺出逃美国一事一定还有鲜为人知的原因。突然，他意识到韦拉尔迪那双冷漠的蓝眼睛正在打量着他，那张瘦削的具有贵族气质的脸上显示着讥讽的表情，似乎他已洞悉迈克尔的内心活动。

“别着急！”唐·克劳切说，“我们的朋友安多利尼会帮我们牵线搭桥的。你不是要去特拉巴尼吗？可以顺路去见见奎利亚诺的父母。”他停了一下，笑着说，“你的计划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所有的计划。”迈克尔心想唐·克劳切是不可能知道他所有计划的，因为他父亲从来不会把他的打算对别人和盘托出。

唐·克劳切平心静气地接着说：“凡是热爱奎利亚诺的人必须承认这两点：首先，奎利亚诺在西西里是呆不下去了，他必须迁居美国；其次，要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得依靠韦拉尔迪警长的帮助。”

迈克尔笑着说：“这位警长是保安警察的头目，他曾发誓要抓住奎利亚诺，可您居然说他会帮助我们。虽然西西里的情况与别处不同，但要一个追捕他的警长来警他出逃，岂不是咄咄怪事？”

唐·克劳切机械而短促地大笑一声：“有谁能了解西西里？其次，这事也并不复杂。告诉你吧，罗马宁可让奎利亚诺到美国去逍遥自在，却不愿让他在巴勒莫法庭受审。这就是政治。”

迈克尔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感到无法理解：“帮助奎利亚诺出逃对韦拉尔迪警长有什么好处？奎利亚诺一死，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韦拉尔迪警长以鄙夷不屑的口气说：“照我的意思，早该置他于死地了，可唐·克劳切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似的，对他关怀备至。”

斯特凡·安多利尼咬牙切齿，两眼直瞪瞪地盯着警长。唐·克劳切疾颜厉色地对警长说：“在座的都是朋友，我们该对迈克尔阐明事实真相。迈克尔，情况是这样的：奎利亚诺手上有一张王牌——他有一本记事本，他自己把它称作圣约书。

在这本记事本里，他有凭有据地记载着现今当权的某些政府官员，为了一党的利益，曾在奎利亚诺闯荡为寇时帮助过他。要是这份材料公诸于世，那么，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就得垮台，而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就将统治意大利。对于这一点，韦拉尔迪和我一样清楚。因此，我们要竭尽全力来阻止它发生。这就是警长乐意帮助奎利亚诺出逃的理由。想必奎利亚诺自己对政府的这一意图也很明白。不过，这不要紧，只要大家心领神会，不对外言传就行。”

“您见到过那本记事本吗？”迈克尔一边问一边在想，不知道他父亲是否知道有这么一个本子，因为在他的指示中并未提到过有这么一份材料。

“我了解记事本里的内容。”唐·克劳切回答说。

韦拉尔迪警长杀气腾腾地说：“要是叫我来裁夺的话，还是把奎利亚诺干掉算数，管它妈的什么圣约书不圣约书。”

斯特凡·安多利尼虎视眈眈地看着警长，目光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警长的刻骨仇恨。他愤愤地说：“奎利亚诺永远不会屈服。你想把他送进坟墓，我看你也没有这么大能耐。你还是放聪明点，照看照看你自己吧！”迈克尔第一次意识到，安多利尼和唐·克劳切一样，是个危险人物。

唐·克劳切慢慢地举起了手，桌面上安静了下来，他把其他人冷落在一旁，慢条斯理地对迈克尔说：“看来，要实现我对你父亲许下的诺言——把奎利亚诺交给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迈克尔，关于你父亲唐·科利奥尼之所以要插手此事的原委，我无可奉告。但你必须坚信，其中是有道理的，而且理由还十分充分。今天下午，你将会见到奎利亚诺的父母，你一定得使他们明白他们的儿子必须信任我，别忘了提醒他们是我把他们从监狱中放出来的。”他停了片刻，接着说，“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还能救他们的儿子。”

在场的人都屏息静听。迈克尔小心翼翼地说：“唐·克劳切，我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唐·克劳切点了点头，他把他那双保养得很好的双手叠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用他那富有威严的高音继续说道：“我想我们之间应该推心置腹。你要老老实实告诉我——就象儿子对父亲说话那样，你打算怎么样帮助奎利亚诺出逃？”

迈克尔迅速地朝韦拉尔迪警长瞟了一眼，他觉得在西西里保安警察头目面前，他不能畅所欲言。唐·克劳切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微笑着说：“韦拉尔迪警长对我是言听计从的，你完全可以信任他——就象信任我一样。”

迈克尔端起饮料举目四望：周围的保镖们正注视着他们；韦拉尔迪警长做着鬼脸，以此表示对唐所措的外交辞令的不满。唐·克劳切的话含义十分清楚唐不但能控制韦拉尔迪，还能控制整个警察局。迈克尔还看到厚嘴唇的斯特凡·安多利尼那张充满杀气的脸上正皱着眉头。只有本亚明诺神父低着头，避开了他的目光。迈克尔忽然觉得，这院子里的气氛有点紧张，他把杯中混浊的白葡萄酒一饮而尽。他心里十分明白，唐·克劳切的话不可靠。为什么在座的人都得相信西西里人保安警察头目呢？奎利亚诺会相信他吗？他不由想到了他那已经作古的妻子。是啊，西西里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充满背信弃义的历史。唐·克劳切真的就这么可靠吗？他为什么要如此戒备森严呢？作为黑手党的魁首，唐·克劳切和罗马有权势的官员过从甚密，实际上，唐是他们安插在西西里的非官方代理人，他有什么可怕的呢？唯一的可能就是怕奎利亚诺。

这时的唐正凝眸注视着他，迈克尔收回思绪，开诚布公地说：“我的计划很简单：我在特拉巴尼等你们把奎利亚诺送来，然后我们就乘船到非洲，再从那里乘飞机去美国。那边，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了，入境时我们用不着履行那些繁琐的手续了。当然，我们得准备好必须的证件。我但愿一切都顺利。”迈克尔停了一下，问道，“您是否还有别的高招？”

唐叹了一口气，喝了口酒，他对迈克尔注视良久，然后缓缓地说：“西西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的人无信义可言，到处充斥着暴力和背叛。我年轻的朋友，你看上去很警觉，这是无可指责的。我们的奎利亚诺也一样。不过，今天我们要商量大事。你听我说，如果没有我的保护，奎利亚诺是绝对不会活到今天的。我和他的关系可说是唇齿相依。我绝对不会想到，他居然把我看成是他的敌人。噢，你不知道这是多么叫我伤心啊！我日思夜想的是有朝一日托里·奎利亚诺能回到自己家里。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浑身是胆，十分勇敢；他心地善良，赢得了每一个西西里人的爱戴。我想，总有一天，他会被拥戴为西西里的头号人物。”唐·克劳切顿了一下，喝干了杯中的酒，“可他目前处境十分危险：他手下的人已所剩无几，而要面对的却是政府的大队人马。象这样孤军作战，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尤为痛心的是，每到紧要关头，总有人叛变出卖。所以，事到如今，他对谁都不相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再这样下去，他对他自己也要不相信了。”

唐对迈克尔冷冷地看了一眼，接着说：“要不是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奎利亚诺的话，我就不会唠唠叨叨说这么多了，反正悲剧已临终场，我乐得说句皆大欢喜的话，你也可早点回美国去。”唐停了一下，叹了口气，“从目前情况来看，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以，我不得不求你留下来，帮我们成全这件事，我会在各方面配合你。请你记住：不管怎么样，我永远也不会抛弃奎利亚诺。”唐·克劳切举起酒杯，“愿奎利亚诺长命千岁！”

迈克尔干杯时，心里在反复推敲着唐说的话：唐到底是